

陆地传奇

致命之水

[美] 兰妮·弗格森 格罗丽娅·斯库辛斯基 著

MYSTERIES IN OUR NATIONAL PARKS

发生在美国国家公园

青少年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美国
国家地理杂志
特别授权

全球销量
突破1000万

险地传奇

致命之水



[美]兰妮·弗格森 格罗丽娅·斯库辛斯基 著

杨玲玲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致命之水/(美)兰妮,(美)斯库辛斯基著;杨玲玲
译. 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3.8
(险地传奇)

ISBN 7-5324-5700-1

I. 致... II. ①兰...②斯...③杨... III. 儿童
文学-中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60820 号

致命之水

[美] 兰妮
格罗丽娅·斯库辛斯基 著
杨玲玲 译
倪基民 装帧

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倪基民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	开本 850×1168 1/32
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	印张 4.75
邮政编码 200052	字数 73,000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	2003 年 8 月第 1 版
少年儿童出版社排版	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	印数 1-8,000

网址: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 postmaster@jcph.com

ISBN 7-5324-5700-1/I·2102(儿) 定价: 10.00 元



埃弗格莱兹沼泽地水面上浓密的树枝间，一条身长五英尺的蛇从中穿过。它那一眨也不眨的黑眼睛看着那个男人。片刻间，那个男人的目光就锁定在蛇的身上，随后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他手里的东西上。“蛇不能说话真是件好事情，”他自言自语地说，“要不然我就杀了它。”蚊子在他的周围嗡嗡地响着，不停地落在他的胳膊上，但他并不急着去拍打它们。

“不管怎样都得忍着，”他对自己说，“快要完成了。”没有犯错误的余地了，这种事情决不能出错。他必须非常、非常小心……

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他们，三个身影挤在木头码头上，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。他们离得很远，也许有两百码，但他们在朝他的方向看。有个人在用什么东西对着他。一架照相机！

蛇吐着信子，绕着树枝慢慢地向下爬去，消失在红树林盘根错节的黑树根里。那个男人沉着地发动着他船上的引擎，朝着码头、朝着那些孩子冲去。

“不管怎样都要忍着。”他又对自己说了一遍。





第一章



上游,两只圆圆的鳄鱼眼睛在水面上一眨一眨的。这条鳄鱼中等大小:从它的尾巴尖儿到它的塌鼻子大约五英尺。当它向前掠过水面时,它身后的涟漪打破了几乎很少被惊扰的运河水面。就在杰克摸索照相机的时候,他妹妹艾雪莉指着水里的黑影留下的痕迹。鳄鱼以很快的速度靠近它。

“看,布里杰,它在追那只鸭子,不管那是不是鸭子,”艾雪莉小声地对站在她身边的男孩说,“我要大声警告它吗?”

“鳄鱼也要吃东西的。”布里杰只说了这样一句话。布里杰·康莱又高又瘦,14岁左右,戴着一顶斯特森牛仔帽,穿着一双牛仔靴,他总是把自己表现成一个话少的男孩。

但他很有主意。

他们三个人——杰克、艾雪莉和布里杰——站在佛罗里达埃弗格莱兹的一条运河边上，注视着一直游在水下的一只大鸟，它的全身都浸在水里。大约每一分钟，这只鸟都要冲破被阳光反射的水面，把它小小的脑袋和细长的脖子伸出来。然后它又回到水里去，像海豹一样在水下滑行。它似乎没有注意到危险在逼近。

“坚持住……坚持住。”杰克一边咕哝着，一边转动着镜头对焦。能把两个动物都拍下来的照片肯定很棒。杰克知道那只鸟没有多少机会了，鳄鱼的下巴和剃刀般锋利的牙齿越来越近了，鳄鱼在迅速缩短它们之间的距离。

“我不想看到这个……”艾雪莉说，她的手紧紧地抓住木头围栏。

那只鸟似乎漫不经心地把头潜在水里，然后又从水里抬起头来，一条小鱼横卧在它的嘴里。紧接着，那只鸟绳子一样的细脖子发出像鞭子一样的响声。一股冲力把那条小鱼甩向了空中，然后它又落进了张开的鸟嘴里。就在鸟往下吞咽它的捕获物时，鳄鱼从长着草的水边悄悄地推进，离得更近了。离它的捕获物只有几英寸了。更近了，就要……

随着扑通一声，鳄鱼猛扑过去——已经晚了！就在鳄





鱼的大嘴闭上的瞬间,那只鸟已经冲上了天空,鳄鱼嘴里除了满嘴的空气,什么都没有留下。如果鳄鱼有失望的表情,那它现在一定是这样。

“耶!我的鸭子成功了!它逃走了!”艾雪莉轻轻跳了一下,将拳头伸向空中,“你看到了吗,杰克?”

“是的,我看到了。”他回答说,“不过它不是鸭子,它是一只蛇鹈。”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布里杰问。

“在游客中心读到过它。蛇鹈游在水下面。你看它现在,它在树顶上——它在弄干它的羽毛。”这只鸟映在天空背景上的黑轮廓,好像在为杰克的照相机摆姿势,它张开双翼让阳光来温暖自己。

“唔,不管它叫什么,我都很高兴鳄鱼没有把它抓住,”艾雪莉说,“我知道你说过,任何在食物链上的东西都会被吃掉。布里杰,可我还是不愿意看到动物被杀。我不喜欢看见鱼死,但我想这种事情不会让你心烦的,因为你说过,你喜欢钓鱼。”

“一点都没让我心烦。”布里杰说。

布里杰是他们家一连串被收养的孩子中最新的一个,他和兰登一家:杰克、艾雪莉及他们的父母史蒂文和奥莉维娅短期生活在一起。布里杰和任何兰登家给予庇护的收

养孩子都不一样。他似乎十分友好,只是他话不多。因为艾雪莉总是讲个不停,所以这对布里杰来说是个挑战。

“可是,当鱼到处扑腾想回到水里的时候,你就不为它们难过吗?”艾雪莉追问道。

“不难过。它们不过是鱼,”他平和地说,“人就是人,动物就是动物。”

杰克“啪”地拍死了胳膊上的一只蚊子。“最好别让妈妈听到你说的话。她带我们来佛罗里达就是为了抢救海牛,我想它就是你说的‘动物’。”

布里杰只是耸了耸肩,这让杰克感到有些恼火。他们家所有的人,从他爸爸到十岁的艾雪莉都爱动物,但布里杰似乎很不一样。怎么会有人不在乎海牛?“你知道,布里杰,公园所有的管理人员都被海牛生病吓坏了。问题很严重。它们是濒于灭绝的物种。”

“是啊,妈妈整夜都不睡觉,从头到尾地阅读资料,找出问题的原因,”艾雪莉补充说,“她说,在埃弗格莱兹没有其他任何的海洋生物生病,但有些海牛却在死去。不过并不是全部,妈妈告诉我,这是她碰到过的最不可思议的案例。”

杰克喝了一小口瓶装水,然后扫了一眼天空,他想再拍一张照片。通常他并不愿意和布里杰这种人说话,但因





为他爸爸鼓励他和收养的孩子接触,所以杰克绞尽脑汁地想着可以说的话。对于收养的孩子有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是:杰克不能用粗鲁的方式和他们说话。他们就像是兰登家的客人。“唔,不管怎么说,布里杰,等我们明天去钓鱼的时候,你会钓到很多鱼的。爸爸说弗兰克是这里最好的导游。而且埃弗格莱兹有淡水鱼,也有咸水鱼。有很多大鱼。”

在布里杰点头回答的时候,杰克把瓶盖盖好,然后靠在木头围栏上,朝水的下游仔细看去。

在河水下游一百英尺远的地方,矗立着一个圆形的房子,那是沙克山谷国家公园管理处的所在地,杰克的妈妈和爸爸在那儿尽可能多地搜集有关温度、雨水周期和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的资料。在沙克山谷和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的其余地方,生活着杰克以前从没见过的鸟类、动物和海洋生物。如果凑巧能把这些奇异的种类拍下来的话,也许能出一张好得可以登在杂志上的照片。为了买一个长焦镜头,杰克已经攒了差不多一年的钱,他一直梦想有一个这样的镜头,因为他记得,一个这样的镜头可以把远处的物体看得非常清晰。

“布里杰,你知道弗兰克明天要带我们这些孩子去墨西哥湾的事吗?”艾雪莉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来,“妈妈在这里把整个身心都放在了海牛身上,所以弗兰克要让我们

一直忙着。但是我决定不去钓鱼,我只坐在弗兰克的船头看海牛。”

布里杰拍死脖子上的一只蚊子时,声音大得把杰克吓了一跳。“这里的虫子真多。”他说。他把斯特森牛仔帽戴回到头上,然后在浅色的眉毛上擦了一把汗。兰登家所有的人都穿着T恤衫、短裤和凉鞋,可布里杰不管佛罗里达炎热和潮湿的天气,仍和他平时一样,一身西部打扮。他眯着眼睛避开明晃晃的阳光问杰克:“那么,你打算把你的鱼竿放进水里吗?或者像你妹妹一样,害怕伤害鱼的感情。那没什么不好,就是太……女孩子气了。”他微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嘿——你说什么——‘女孩子气’?”艾雪莉结结巴巴地说,她的脸颊突然变红了。

布里杰耸了耸肩。“别见怪。大多数的女性都像你一样,她们担心动物的样子就好像它们是人类似的。男孩就不一样了。我们是天生的猎手。对吗,杰克?”

“别问我。我钓鱼,但我不打猎。我惟一瞄准的东西就是拍照片。”杰克“啪”地把镜头盖盖在照相机上,他想给他妹妹使个眼色,告诉她不必为布里杰的言论生气。他们已经知道了,布里杰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。

布里杰来到兰登家的第一天晚上,他就对史蒂文说,他是一个野生动物兽医有多么了不起。





“不，不是我，布里杰，”史蒂文纠正他说，“是我妻子奥莉维娅。唔，当我不管理摄影实验室的时候——我就是摄影师。我最喜爱的工作是跟随奥莉维娅到处走，拍摄和她一起工作的动物。”

布里杰的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。“你是说你为你妻子工作！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好像听到了他听说过的最奇怪的事情。

“不全是，”奥莉维娅回答说，“哦，没有史蒂文的帮助我无法工作，不过他不是为我工作。是这样的，布里杰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只要有一个动物或某个物种遇到麻烦，国家公园机构就会把我召去调查。史蒂文要跟随去拍照片。很多时候，我错过的东西会在以后我检查史蒂文的照片时发现。”

奥莉维娅还想说夫妻要互相帮助的话，但她忍住了。在布里杰到他家来之前，一个社会工作者已经把他的背景告诉兰登家的人了——他父母离婚了，他母亲生活在遥远的澳大利亚，在布里杰只有五岁大的时候她就离开了他。“说说你爸爸吧。”奥莉维娅改说了这样一句话。

“我爸爸是公牛骑手。你们听说过他，对吗？”布里杰带着期望的表情从奥莉维娅看到史蒂文。“斯基普·康莱——罗迪欧（美国西部牛仔所做的骑术表演，如骑马套牛或套

马,骑野牛或骑野马,常采取比赛方式)之王?”

奥莉维娅摇头说没有,她解释说,即使兰登家住在怀俄明州的杰克逊山谷镇、在牛仔之乡的中心,她实际上也没有看过罗迪欧。“如果我看过罗迪欧,我就肯定听说过你父亲。”她满怀歉意地说。

“他是一个明星。二十次参加总决赛,八次获得骑公牛冠军。等他一出院,我和他就要回去参加罗迪欧联赛。”

“我们听说你爸爸被公牛的角撞伤了,不过他会没事的。”史蒂文带着安慰的语气说。

奥莉维娅点了点头。“我们很高兴你和我们呆在一起,布里杰,直到你爸爸痊愈。”

“谢谢,夫人。爸爸上次在杰克逊山谷镇骑牛的时候,被撞得很厉害。罗迪欧剩余的比赛还在进行,但爸爸却要在康复中心呆上一段时间。等他出来以后,我们还要去参加骑公牛和野马的联赛。”他告诉奥莉维娅,作为一个女人,不认识他爸爸是可以理解的。

就是在那时,杰克看出了布里杰对世界的看法不同,对女孩是一种看法,对男孩又是一种看法。现在,到佛罗里达还不到一天,他就对杰克宣布,男孩是猎手,而女孩不是,好像每一样东西、每一个人都有与之相称的身份。

“看!”艾雪莉惊叫起来,“鳄鱼又回来了。”





鳄鱼的嘴巴已经穿过树的倒影,使水面上的树枝倒影起了涟漪。鳄鱼的大嘴巴又一次张开来然后“啪”地合上,这次鳄鱼抓住了它的午餐——一只红腹海龟。

“我真看不下去!”艾雪莉叫喊起来,只见鳄鱼那张有力的大嘴正在嚼着海龟的壳,“太恐怖了!”

“鳄鱼也要吃东西的,”布里杰又说了一遍,“对吧,杰克?”

杰克正专注地捕捉镜头,所以他没有回答。他恶狠狠地按动着快门,就好像照相机是射出子弹的机枪。照片不会太美,但肯定很有力度。

鳄鱼终于嚼完了,它仰着脖子,把它的猎物吞了下去,然后慢慢地将身体沉进了浑浊的水里。

“对吧,杰克?”布里杰又问了一遍。

“让我们去找妈妈和爸爸吧。”这就是杰克的回答。

第二章



“朝我喷，妈妈。”

艾雪莉伸开双臂，她妈妈在用一罐驱虫剂朝她胳膊上喷。“蚊子肯定很喜欢你，宝贝儿。”奥莉维娅说，艾雪莉的胳膊上覆盖着一小团雾气，“转过身去，我把你的后背和腿上也喷一下。你也许该穿上牛仔裤，像布里杰那样，别穿着短裤。”

“牛仔裤太热了，”艾雪莉回答说，“不管怎么说，这都不公平，我的身上到处都被咬了，可蚊子很少咬杰克。”

他们的父亲史蒂文说：“这是因为你又香又甜，艾雪莉。”

她开始咯咯地笑起来：“那你肯定是又酸又臭，杰克。”

“嘿，我能操纵个人的排异反应来驱赶蚊子，”杰克回





答，“没问题！但我也要喷几下那东西，以防万一。”杰克往皮肤上喷的时候，一小股驱虫剂钻进了他的鼻子里。“该你了，布里杰。”他说着，准备把那个小罐扔过去，但布里杰却像交警一样举起了双手。

“不需要。”他说，这句话或许是事实。布里杰全身都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他穿着长袖彩格衬衫、蓝色的牛仔裤、靴子，戴着一顶西部的帽子，蚊子很难有机会在他身上找到落脚点。

奥莉维娅扬起了眉毛，“你肯定吗，布里杰？猜想一下，知道有多少种类的蚊子生活在埃弗格莱兹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布里杰说。

“二十种！”艾雪莉猜测说。

“不对。四十三种。但只有雌性蚊子咬人。”

布里杰问：“那他们为什么不驱赶蚊子？你知道，用飞机洒药可以把它们全都杀死。”

“不能那样做，”史蒂文抓着手腕回答说，早餐时蚊子已经在那儿采过血样了，“虽然我们不喜歡蚊子，可它们也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。”

布里杰皱起了眉头，“生——什么？”

“这就是说，”奥莉维娅开口说道，“埃弗格莱兹所有的生物都联系在一起。蚊子产下卵孵出叫孑孓的东西，它们

被柳条鱼吃掉。柳条鱼是它们的学名，它们实际上叫食蚊鱼。还有其他吃食蚊鱼的鱼：锯盖鱼、笛鲷、鲈鲷——你们今天就去钓这些鱼，布里杰。还有，当然鸟吃鱼，别的动物吃鸟，这样一直到公园里最大的动物。如果你把蚊子拿走，这一切就会受到影响。”

“我明白了，”布里杰点着头说，“连锁反应。”

“没有喷过杀虫剂，对吗？”杰克在考虑这个问题，“那么，不可能是杀虫剂导致海牛生病的。”

“实际上，公园里的人查出了另一种可能，杰克，过去用来杀死运河里杂草的灭草剂可能被冲进了埃弗格莱兹水域。但他们给死海牛做尸体解剖的时候——”

“尸体解剖是什么，妈妈？”艾雪莉插话说。

“尸体解剖就是给动物验尸。不管怎么说，尸体解剖并没有显示海牛组织里灭草剂的含量过高，所以还有别的原因，”她皱着眉头对大家说，“这个谜团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只有20%的海牛生病。其余的似乎很健康。这就是他们叫我到这儿来的原因：找出这些生病的海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”

“牛？”布里杰问，他淡淡的眉毛拧在了一起。

“不是你所说的那种牛，”史蒂文大笑着回答，“海牛这个名字并不是很准确。注意了！海牛——是大象的远亲。”奥





莉维娅把举在半空的杀虫剂罐放进杰克的摄影包里，接着补充说，“人们之所以把它们叫牛是因为它们整天吃草，就像那些奶牛一样。”

“好了，各位，”史蒂文大声说，“该上车了。弗兰克会等在码头的。”

三个孩子肩并肩地在车后排的座位上坐好后，艾雪莉向布里杰解释说，“弗兰克在我妈妈出生前就是我外婆的朋友了。”

“嗯——”布里杰含糊地说，他眼睛看着窗外。离他们不远的地方，河湾里的水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。史蒂文灵巧地把车开进了一条两车道的马路上，路边有成排的棕榈树，所经过的房子看上去都像是长着腿的火柴盒，布里杰问，“这些房子怎么都像是有支柱撑着？”

“是因为飓风吗？”杰克提出自己的看法，他爸爸同意道，“嗯——嗯。当飓风引起的大浪涌到陆地上的时候，这些建在高高桩子上的房子就不会遭受太大的损失。”

“看上去它们就像能站起来走路一样。”布里杰咕哝着。

“对，它们看起来是像那样。说得真好，布里杰。”史蒂文对他说。史蒂文咧嘴笑着把车停在了水边的一个杂货店前。